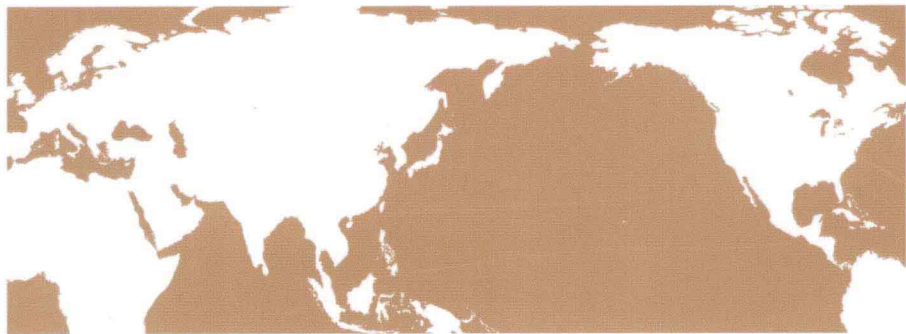


透 过 金 融 谈 谈 这 世 界



抢钱的世界

全球货币通史

I

陈雨露 杨栋◎著

 廣東旅游出版社
GUANGDONG TRAVEL & TOURISM PRESS
悦读书·悦旅行·悦享人生



抢钱的世界

全球货币通史

I

陈雨露 杨栋◎著

 **广东旅游出版社**
GUANGDONG TRAVEL & TOURISM PRESS
悦读书·悦旅行·悦享人生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抢钱的世界：全球货币通史. 1 / 陈雨露, 杨栋著. -- 广州：广东旅游出版社，
2013.12

ISBN 978-7-80766-724-7

I. ①抢… II. ①陈… ②杨… III. ①货币史—世界—通俗读物 IV. ①F821.9-4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264434 号

责任编辑：梅哲坤

装帧设计：冼志良

责任技编：刘振华

责任校对：李瑞苑 刘光焰

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州市越秀区先烈中路 76 号中侨大厦 22 楼 D、E 单元 邮编：510075)

邮购电话：020-87348243

广东旅游出版社图书网

www.tourpress.cn

深圳市希望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(深圳市坂田吉华路 505 号大丹工业园二楼)

开本：787 毫米 × 1092 毫米 1/16

印张：12.5

字数：193 千字

版次：2013 年 12 月第 1 版

印次：2013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1-5000 册

定价：29.8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本书如有错页倒装等质量问题，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换书。

什么是金融？

金融本就是普通人的日常生活，是人的一颦一笑，人性因为金融而丰满，金融因为人性而高尚。

有人的地方就有金融，金融就是我们每一个人。

希腊神话里，宙斯家门口有两个大桶，分别放着“幸福”和“灾难”，宙斯混合了两个大桶，并将其赐给世人。

于是，我们每个人都从神那里借到了生命；于是，我们的一生都福祸相依；于是，有了我们光怪陆离的金融世界……

2007年次贷危机，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，2009年美国启动70年来最严厉的金融监管，2010年美国继续忽悠人民币升值……

对国际金融而言，这当然不是一个最好的时代，但更不是一个最坏的时代。它只是一个平凡的时代，和过去、未来的任何一个时代一样。

无论“海啸”、“危机”、“战争”这些名词如何恐怖，我们每一个人还是希望能愉快地生活下去。

你的生活恐怖吗？

如果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都恐怖到如同身处海啸，那么，就真的有危机了。如果不是，那么这个世界还是美好的。

金融和菜贩一样，都是三百六十行之一，只不过，卖菜的卖菜，卖钱的卖钱。对贩菜者来说，菜还是要卖给有钱买菜的人；对金融而言，钱也要卖给能买得起钱的人。

这就是金融的本质：永远用你的钱，为比你更有钱的人服务。

于是，大家便在金融市场上看到强者剥夺弱者，美元一直在贬值，却逼迫人民币升值。

为什么我们国内CPI（消费者物价指数）高涨，货币还要对外升值？

一个号称最为自由的国度，却在最为自由的金融市场耍霸权，试图以强力手段决定货币价格。

指责中国操纵汇率，不知道谁才是汇率真正的操纵者！

无他，唯利益尔。

这种汇率变动对强者最有利，这样，他们的商品在海外才能更有竞争力，才能更多依靠出口刺激国内经济复苏。

强者的规则，可以改变吗？

可以，只要你成为强者。

没有一个国家天生是老大，如同我们每一个人，咿呀学语的时候，我们都一样是普通人。西班牙、荷兰、英国都曾在艰难中行走，也都曾执世界牛耳。

但是，一代代世界强国倒下了，死在自己的繁荣中。

国家强盛的时候，自由流淌的货币是经济的血液，货币向最有效率的地方集中，社会财富的规则是“创造”，今天不是好日子，明天也会是好日子。

国家衰败的时候，金融是掠夺财富的利器，货币也会向某个方向——少数人的口袋集中，社会的财富规则便修改为“掠夺”，就算今天是好日子，明天未必也是好日子。

五百年必有王者兴，其成也勃焉，其亡也忽焉。那么，我们会成为下一个王者吗？

看看曾经的王者的金融史吧！

目录

CONTENTS

楔子 IV

第一章 钱之初，性本善（古希腊—古罗马）

在优雅的古希腊文明中，我们已经看到了金融的原形：你有，给你更多；你没有，把现在的也拿走。经过梭伦改革，雅典在公民间建立了一个纺锤形社会，在相对公平的体制下，人类社会开始了金融之旅。然而，嗜血的古罗马只是“手中有钱，心中无剑”，在声色犬马中贵族开始无视社会规则甚至法律，当所有公民都无法谨守俭朴和忠诚时，在一次大通胀中，古罗马的辉煌戛然而止。

雅典辉煌的秘密是什么？

罗马共和国真的死于大通胀吗？

神坛上的古雅典 /2

乱世生银行 /6

雅典死于金融 /9

罗马的债务奴隶 /12

心中无剑，手中有钱 /16

尼禄的诡计 /20

如何才能抢劫老百姓 /24

物价可以控制吗 /26

第二章 迷失的货币（法兰克帝国）

罗马人喜欢称日耳曼民族为“蛮族”，这个民族中止了欧洲当时所有的金融活动，人们开始向城堡退却。这种西欧城堡才是真正的小农经济，农奴非但没有货币，甚至终生都难以走出石头墙外。北欧海盗以摧枯拉朽之势冲垮了封建城堡，也孕育出了第一代国际“倒爷”，西欧商品经济开始复苏。

中西小农究竟有什么分别？

真实的海盗又如何能成为金融滥觞？

抢无可抢的君士坦丁 /30

西欧“蛮族”把货币搞丢了 /34

西欧第一帝：克洛维 /37

西欧是真正的小农经济 /42

天平与剑——海盗的经商之路 /46

第三章 暗黑年代（中世纪）

当国王和农奴同时成为封建领主的掘墓人，货币终于在西欧城镇中浴火重生，自此，西欧中世纪不再平静。九次十字军东征造就了世界第一代金融枭雄——圣殿骑士，也造就了迄今为止难解的“达·芬奇密码”；百年英法战争结束了英法两国强势王权，也缔造了西欧独一无二的金融市场。

“达·芬奇密码”中圣殿骑士的宝藏究竟是不是史实？

谁才是英法百年战争中真正的英雄？

城镇兴起 /52

谁是封建领主的掘墓人 /56

圣殿骑士的财富 /58

十字架上的金融密码 /63

卿本国王，奈何做贼 /65

西欧强盛之源 /69

英法百年金融战（上）：骑士断纆 /72

英法百年金融战（下）：谁是真英雄 /77

第四章 邻家金融初长成（西班牙、荷兰）

西班牙、荷兰都在骗子的肩膀上成长，终于也都衰败在强盗逻辑之下。一旦本应属于民间资本的资金被王室挤占，金融制度就可能成为权力掠夺财富的利器。当人们认为自己正在储蓄未来的时候，财富早就被强势权力挥霍一空。

为何富可敌国的富格尔家族最终成为西班牙称霸世界的绊脚石？

是“郁金香危机”打垮了世界上第一个日不落帝国荷兰共和国吗？

哥伦布发现了什么 /82

新大陆金银害了谁 /85

西班牙之殇 /88

第一代世界货币：荷兰的欠条 /93

公司源于强盗 /96

“郁金香泡沫” /101

第五章 金融强国术（日不落帝国）

第一代债券赎罪券拉开了基督教宗教改革的序幕，宗教改革，上帝哭了，在西欧，第一个被资本主义抢劫的恰恰就是基督教廷。当封建领主开始将女儿下嫁给富裕的农奴时，封建城堡的末日即将来临。英王查理一世错误的融资手段使他丧失了战争先机，最终也为此命丧黄泉。

是国王之死为英国带来了资本主义吗？

“南海泡沫”真的是泡沫吗？

赎罪券功过 /108

资本的第一滴血，上帝哭了 /112

圈地运动新解 /115

英国内战：国王土地抵押术 /118

查理一世之死 /122

南海骗局 /125

最后的王牌：英格兰银行 /130

第六章 金融败家术（英法争霸）

宗教改革给法国带来了强势王权，然而，强势王权却扶持了一个金融怪才——约翰·劳，一位毁誉参半的伟人，一位真正的当代经济学大厦奠基人。在约翰·劳这位赌王、杀人犯、越狱犯和诈骗犯的悉心指导下，法国金融乃至经济体系终于崩溃，于是，法国迎来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。

贫穷的法国革命党没有任何收入来源，是穷困毁掉了法国大革命吗？

工业革命之后，西欧列强基本长成，可惜不是我堂堂中华！

法国是怎么当上西欧主角的 /134

约翰·劳的金融传奇（上）：赌王的裂变 /139

约翰·劳的金融传奇（下）：“密西西比泡沫” /144

巴士底狱到底有什么 /147

革命者无钱的后果 /151

西方列强，可惜不是我 /156

第七章 新世界的呼唤（美国独立）

对西欧人来说，美洲是一片新大陆，北美独立战争造就了一个崭新的美利坚合众国。美国建国初期，美国中央银行两度被撤销，然而就是在一兴一废之间，美利坚合众国孕育出了金融之都——华尔街。纽约证券市场，从诞生之日起就左右着美国经济的一呼一吸，金融市场一半是海水，一半是火焰。

独立战争、南北战争，真实的动因有这么伟大吗？

美国两度兴废央行，究竟是为了什么？

- 殖民地的货币 /162
- 殖民地税收就差钱 /164
- 独立战争，为谁独立 /166
- 美国“金融之父” /169
- 央行之死 /175
- 上帝创造了什么 /178
- 纽约 1857 /181
- 南北战争，为谁而战 /185

第一章

钱之初，性本善（古希腊—古罗马）

在优雅的古希腊文明中，我们已经看到了金融的原形：你有，给你更多；你没有，把现在的也拿走。经过梭伦改革，雅典在公民间建立了一个纺锤形社会，在相对公平的体制下，人类社会开始了金融之旅。然而，嗜血的古罗马只是“手中有钱，心中无剑”，在声色犬马中贵族开始无视社会规则甚至法律，当所有公民都无法谨守俭朴和忠诚时，在一次大通胀中，古罗马的辉煌戛然而止。

雅典辉煌的秘密是什么？

罗马共和国真的死于大通胀吗？

神坛上的古雅典

在梭伦翻开木板的前一刻，他未必知道“六一农”的惨境，甚至没有想到自己的法令会缔造古希腊最辉煌的古雅典民主。梭伦的动机其实只有一个，如果任“六一农”持续沦为奴隶，古雅典要不了多久就不存在了。

有人告诉我们，古雅典很辉煌，是西方文明的发源地，是一个梦幻之城。古雅典的辉煌，正值世界大部分地区茹毛饮血的原始社会，古雅典当然比几百万年前的猿猴辉煌很多。

这句话的另外一个意思就是雅典当时生产力仍然很低下，单个人或者家庭除了维持生存，剩余产品并不多。发生一件很小的事情，比如摔断了腿，人们就可能活不下去。

一个人混不下去的时候，就得借债。

于是，雅典城邦出现了亚里士多德^①笔下的特殊公民——“六一农”：借债者收成的 $\frac{5}{6}$ 要给债主作为利息，自己只留下 $\frac{1}{6}$ 。如果收成的 $\frac{5}{6}$ 还是不够缴纳利息，债主有权在一年后把欠债的农民及其妻子变卖为奴。

$\frac{5}{6}$ 高吗？

如果 $\frac{5}{6}$ 的收入都不能抵偿利息，那就更别指望另外的 $\frac{1}{6}$ 能还本金了。说白了，“六一农”的债务根本没有偿还的可能，本来就没积蓄，还要交出 $\frac{5}{6}$ 的收获，还能指望他们还钱？

^①亚里士多德，（公元前384—公元前322年），古希腊斯塔基拉人。古希腊哲学家、文艺理论家、自然科学家。师从柏拉图，后担任马其顿王子亚历山大的老师。其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美学出现的西方美学概念的重要依据，并为罗马及欧洲后世修辞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

唯一的还款方式就是变卖自己。

货币只眷顾有生产能力的人，也只向一个方向集中，那就是最有效率的地方。**这也是金融最残酷的地方：你有，给你更多；你没有，把你剩余的也拿走。**这就是金融的本质，昨天这样，今天这样，明天也会这样，关于这一点我确定以及肯定。

于是，雅典的很多人——很多公民，变为奴隶。

比“六一农”沦为奴隶更可怕的是，这种债务体制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，贫者愈贫而富者愈富，雅典公民丧失了获取财富的公平起点。

这个起点是社会的希望。

尽管标准不同，但任何一个社会小康之家的沦落都是社会动荡的开始，贫困固然是不稳定的开始，小康阶层的沦落则会使社会彻底失去自纠能力。这是一个没有支撑的社会，如果就连社会精英（当时的雅典公民）都失去了希望，社会也就真的失去了未来。

问题是，雅典城不能让自由民变为奴隶，他们是雅典公民，没有这些人，



雅典学院壁画 画面以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所建的雅典学院为主题，汇集古希腊不同学派的著名学者，是古雅典“黄金时代”的最佳写照

雅典就没有军队、没有税收、没有……指望贵族关键时刻出钱出枪，那是相当不靠谱的。

幸好，雅典有梭伦。

公元前 594 年的一个清晨，梭伦来到市中心广场上，他将架在木框中的木板翻转过来，木板上的新法律条文呈现在人们面前，这就是著名的梭伦“解负令”：由于欠债而卖身为奴的公民，一律释放；所有债契全部废除，被抵掉的土地归还原主；因欠债而被卖到外邦做奴隶的公民，由城邦拨款赎回。

在梭伦翻开木板的前一刻，他未必知道“六一农”的惨境，甚至没有想到自己的法令会缔造古希腊最辉煌的古代民主。梭伦的动机其实只有一个，如果任“六一农”持续沦为奴隶，雅典要不了多久就不存在了。

这就是史书上大书特书的“梭伦改革”。

实际上，梭伦所做的，远比解放“六一农”有意义。

颁布“解负令”后两年，雅典社会趋于平稳，梭伦开始推行币制改革。这一改革的核心是：铸足值货币，货币增重（重量各说不一，各种货币增重 10% ~ 12%）。足值货币刺激了雅典人本就丰富的经商神经，也使地理位置优越的雅典再次成为希腊地区的商业中心。

接下来，梭伦才推出改革中最有意义的部分：赋予居民公民权、对城邦制度立法。

忽略种种说教式的细节和条文，梭伦的政策可以概括为六个字：“抑强、扶贫、强中”。解放“六一农”只是“扶贫”而已。

从梭伦开始，雅典公民按家庭财产数量被分为四个等级：五百斗者、骑士、双牛和日佣。按财产数量担任不同官职，氏族贵族不再世袭城邦职位。这种“金权政治^①”彻底摧毁了氏族贵族对城邦的控制权，由此培养起来的四个等级公民构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基础。

四个等级的公民维持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，三、四等公民则成为雅典的中坚力量，而且四个等级公民的财产数量差别其实并不大：一等公民的土地仅是四等公民的 3 ~ 5 倍，一般不超过三等公民的 2 倍。当然，上等公民在城邦事务中的话语权要高于下等公民。

虽然富人债权受损，却获得了政治权利。说改革是妥协也好，说梭伦代

^①金权政治是金钱和国家政治权力的一种畸形关系，指通过提供政治活动资金以操纵选举和控制党团、政界领导权的政治架构。

表新兴奴隶主阶层也罢，梭伦在没有使用暴力的情况下调和了雅典各阶层。

任何一场推进社会进步的改革都会有牺牲，或者说旧势力不会完全倒塌。如果既得利益者自身不同意改革，那么弱势群体就会带来革命。若“六一农”认为自己不能讨到一个说法，最终也会以自己的方式向雅典执政官讨一个说法。

“六一农”的说法，将会是暴力。因为，除了暴力，“六一农”已经不能给债主任何东西。

当社会弱势群体再也无可牺牲时，就会彻底崩溃，这种崩溃无论对“六一农”还是对奴隶主，都是相当残酷的：再无妥协退让，玉石俱焚。

从梭伦改革，我想到了一句中国古训：古之治国者，“不患寡而患不均”。^①

很多人将这一古训列为攻击对象，认为就是它搞得我们民族无法富强，甚至认为就是这个治国理念搞得我们几千年没有脱离小农经济。

我们自古以小农立国，本应该是一个最平均的国度，很可惜，事实恰恰相反，阻挡我们社会前进的根本不是“均”，而是太多的“不均”，每一次乱世之源都是太多的土地兼并。

雅典公民纺锤形的社会结构之所以稳定，不是因为人们有了选举权，而是因为这样的社会结构相对公平，大部分人都不可能打破规则，所以才会有选举制度。如果是一个倒“丁”字形的社会，在“一”的底部几乎任何人都想打破规则，在这样的社会里，无论有多少法律，无论执法多么严格，无论实行什么制度，都无法保持稳定。

诚哉斯言：

我所给予人民的适可而止，他们的荣誉不减损，也不加多。

——梭伦



梭伦头像 梭伦是古雅典著名政治改革家和诗人，“梭伦改革”为雅典民主政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，为雅典城邦的振兴与繁荣开辟了道路

^①见《论语·季氏》第十六篇，原文：“丘也闻有国有家者，不患寡而患不均，不患贫而患不安”。

乱世生银行

乱世出枭雄，乱世也出金融。

为了补充本土粮食储备，也为了准备战争，雅典急需补充各种物资，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催生了古希腊金融业，今天我们将之称为“海事信贷”。

如同冷战中的美苏，雅典和斯巴达是古希腊地区最为强盛的两个城邦。雅典矗立在徐徐海风之间，公民自幼接受良好的人文教育，探讨诗文哲学；斯巴达则居于群山环绕的谷底，公民从未有过人生欢乐，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训练和作战。

可以断定，无论雅典还是斯巴达，都从未把对方当作真正的盟友，双方都希望统一希腊，唯我独尊，建立一个统一而强大的帝国。

公元前 431 年，文明的雅典率先对不怎么文明的斯巴达动手，双方各自纠集一批城邦大打出手：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^①和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，开始了一场耗时近 30 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。

西方世界具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，雅典和斯巴达意识形态的对立最终导致了伯罗奔尼撒战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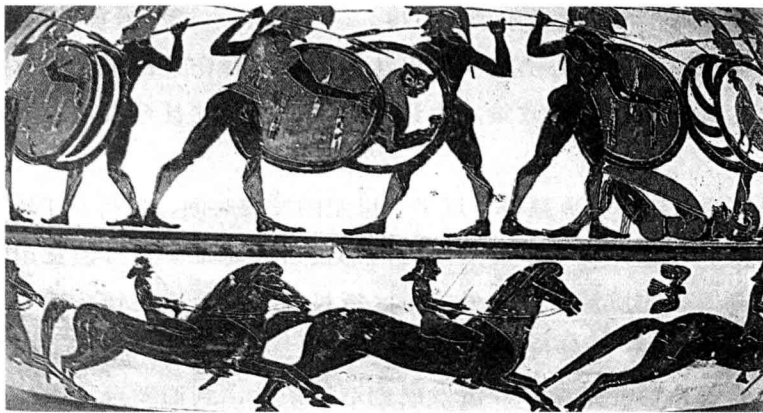
这么说的人，是无知。

民主与战争根本毫无关系，雅典和斯巴达共存于一个地区，击溃对方就可以独霸希腊，才可以为城邦攫取最大利益。

雅典确实为后世留下很多美好想象：城邦公民将荣誉置于物质之上、将生命价值置于物质之上……古罗马历史学者基托这样歌颂雅典：“任何一个人身上都散发着贵族气质。”甚至到了罗马时代，奴隶主仍旧以拥有雅典籍奴隶为荣。

但是，雅典人还没有高尚到为了让斯巴达人过上同样的生活而发动战争。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目的，始终是争夺希腊区域的霸权，是为雅典本土城邦攫取更多利益。

^①公元前 478 年，雅典组织中希腊、爱琴诸岛和小亚细亚的一些城邦形成新的同盟，同盟金库设在提洛岛，故名“提洛同盟”，后成为雅典称霸工具，又称“雅典海上同盟”。



陶瓶上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场景图 古希腊几乎所有城邦都被卷入了这场战争，战争场面极为惨烈，它改变了古希腊国家的命运，雅典的“黄金时代”由此告终

反抗波斯的时候，雅典就不是为了希腊自由而战，雅典所希望的是以雅典帝国取而代之。

——修昔底德^①《伯罗奔尼撒战争史》

雅典的目标很大，但广大斯巴达人民是不会答应的。

在任何一个固定的时点，一个国家势力扩张，必然会损害其他国家的利益，一旦拥有力量，它必定想保持先发优势，就会使用各种手段将其他国家压制于现有利益分配格局之内。手段可能是战争，也可能是产业分工。

其实，两者本质并没有区别，都是霸权和剥削，靠牺牲别人致富。比如，我们对西方开放了市场，西方却永远不会对我们开放核心技术。

当时的情况是，雅典大致只能产出本土所需农产品的1/30，即使在丰收年份也不能满足自身对农产品的需求，支撑雅典经济的是酿酒、橄榄油和制陶业，而靠这些，雅典人是吃不饱的。加之希波战争^②几乎摧毁了雅典手工业，三、四等公民基本都成为战士，迅速恢复国力最有效的方式就是战争和劫掠，何况此时雅典已经拥有了在希腊地区几乎无敌的海军，而斯

^①修昔底德（公元前460或公元前455—公元前400或公元前395年）古希腊历史学家，代表作品有《伯罗奔尼撒战争史》。

^②希波战争是古希腊诸城邦国家反抗波斯帝国侵略的战争。战争是由波斯帝国企图控制爱琴海地区引起的，遂以波斯的最后失败而告终。

巴达陆军战力则在希波战争中消耗过度。

雅典咄咄逼人的态势引起了斯巴达的担忧，看在自己未必能打赢的分上，斯巴达开始奉行退让政策，为让雅典人放心，它甚至表示自己不再修筑城墙。

斯巴达的忍让为雅典赢得了近半个世纪的发展时间，也得益于雅典劳里昂地区的银矿，雅典统一了提洛同盟内部货币（即雅典自身的货币阿提卡银币，雅典银矿的质量是当时爱琴海区域最高的，无论在什么地方出售雅典银币都可以得到一个好价格，这种银币一直持续到罗马入侵仍有使用）。货币统一为雅典商业繁荣和经济发展创造了条件，到伯罗奔尼撒战争开战前，雅典商人贸易惠及古希腊、古埃及地区 2000 万以上人口。

商业确实比农业更能刺激经济，也更能诱发社会分工，但工商业也是最容易激发国家霸权的行业。因为，在古代，富强的国家会逐渐发现，如果控制了一个国家，会使得生意更赚钱。

随着双方实力此消彼长，包括普通公民在内的雅典人野心开始逐步膨胀，公元前 431 年双方正式开打。

遗憾的是，尽管雅典经济实力强于斯巴达，军事力量却没有压倒性优势。斯巴达所有男性公民 7 岁开始就接受严酷的军事训练，长大成人的时候已经不知经历过多少次生死搏斗，带领队伍冲锋的人必须是最高统帅，甚至是国王。

战争一开始就呈现出胶着状态，双方任何一次胜利都是惨胜。此后，三天一小打，五天一大打，打得爱琴海域连海盗都没法生存，何况来往商旅。

“商贾不行”对斯巴达影响还不大，毕竟农产品可以自给自足，对雅典可就是性命攸关了，没有贸易得来的粮食，雅典军队就只有喝西北风了。

乱世出枭雄，乱世也出金融。

为了补充本土粮食储备，也为了准备战争，雅典急需补充各种物资，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催生了古希腊金融业，今天我们将之称为“海事信贷”^①。

当然，这种“海事信贷”还不是今天我们见到的海事借贷，而是更类似于海事贷款和保险的结合体。放贷者可以获得高达 30% ~ 100% 的利息，同

^①海事信贷是指为了购买海上贸易所需的货物，商人或船主以货物或船舶为抵押，向货币持有人贷入资金的一种特殊信贷形式，这种信贷形式从古代（公元前 5 世纪末）一直沿用至近代（18 世纪中叶）。